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三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十五

詩異

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辰龍尾伏辰昬服

振振取號之旂

師古曰徒歌曰謡昬服黑衣振振昬服之貌也昬音均又音弋春反振只人反

鷄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犇

師古曰犇音奔焞音吐敦

反又音敦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阬怙虞國之助  
師古奔字

曰介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  
隔也

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謡對曰克

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

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太子

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

秦力而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國人里克丕鄭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

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

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

師古曰伯讀曰霸

左氏傳文

武之世童謡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

師古曰鸛音勛鵒音欲

鸛鵒

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師古曰饋亦餽字

鸛鵒跕跕公在乾

侯

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跕跕跳行貌也跕音誅乾音干

徵褰與襦

師古曰徵求也

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

鸛鵒之巢遠哉搖搖

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

稠父

喪勞宋父以驕

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稠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

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師古曰鵲鵲鵲往歌來哭

謂昭公

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

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鵲鵲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

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

宋立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

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

春秋時先有鵲鵲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

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

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

輔政因以篡位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

師古曰涎涎光

澤貌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

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

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

倉琅根謂宮銅鍰

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鐸故謂之根鍰讀

與環同

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

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  
不實黃爵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  
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  
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  
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  
名也緹羣山名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  
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  
始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世祖建武元年帝先  
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四七二十年自高

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

羣臣奏以為受命

之符光武乃命有司設壇場以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  
鄡改鄡為高邑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

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  
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順  
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  
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久專國柄  
太尉李固以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  
固而立桓帝固是月幽斃於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  
袁湯俱封侯云桓帝初天下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  
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

請為諸君鼓隴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羗俱反大為民害  
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  
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  
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  
謠曰城上烏尾畢逋父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  
班班入河間河間姁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  
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按此皆謂  
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

人主多聚斂也父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

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

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

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意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羣閣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憤後徵王膺斯數繼以班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班尤得以類焉

入河間迎靈帝也

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間也

河間姁女工

數錢

一本作妖女

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

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黃梁而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桓帝之初京都童

謡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按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

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

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

風俗通作饒

按易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黨人茅田一項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

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

之末京都童謡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  
來合諧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居無幾桓帝崩使者  
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 靈帝之

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按到  
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  
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  
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英雄記曰京都謡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月

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按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

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

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西門董逃瞻

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楊孚卓傳

曰卓改為董安按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

至於滅族也

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

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溫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



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  
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謡

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為董十日

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

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

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獻帝初童謡曰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  
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  
之變建安二年袁紹攻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  
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  
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  
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

荊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  
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  
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  
無子遺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干寶搜神記曰

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

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甝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

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衰 景初初童謡曰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  
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  
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謡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  
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  
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  
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鉤絡於

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墁也鉤絡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箴束其腰投石子墁後聽

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墁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

徒何反

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

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

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

古利反

金印龜服之而死鼉

有鱗介甲兵之象又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

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

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足練有頃沒  
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  
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  
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  
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  
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  
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遊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音撫翼吳復不用力於是吳人皆謂

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

已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

焉元帝懦

乃亂反本作儒

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

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  
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  
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  
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  
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  
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  
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  
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

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揚駿專權楚王用  
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

昨何峨五歌反千歲髑髏獨婁二音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

隴盧紅反啣音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

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

以危太子而趙王因嚙慈呂反嚼在爵反豪賢以成篡奪

不得其死之應也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郵諸良反



日時童謡曰屠

塗音

蘇鄆日覆兩耳當見瞎

許轄反

兒作天

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謡  
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  
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  
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  
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於宮  
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泰安中童謡曰五馬

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

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為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愍帝初有童

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

豆田壁中建興中江南謡歌曰訇

呼宏反

如白坑破合

集持作甌

音武

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

音部

甌

盧斗反

按白者

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甌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

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  
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  
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  
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  
邑井堙音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  
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  
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甌瓦器又小於甌也明帝  
太寧初童謡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

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於石頭  
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  
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復是  
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謡曰磕磕苦盍反  
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  
二月河北謡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謡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蘇後  
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  
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升  
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  
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  
晏駕哀帝隆和初童謡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  
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

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海西公太和

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

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

縊

一賜反

以馬韁

君良反

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

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海西公初生皇子百

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  
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  
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

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

音覃

子曲中

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

忱

氏林反

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

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

毛衣衣被拉颯

上盧合反  
下蘇合反

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

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



今年食麥麪

音孚

天公誅謫汝教汝捻

乃叶反

龍喉龍喉

喝

於介反嘶聲

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

得志也今年食麥麪麪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

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龍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

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

喝焉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

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

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

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

上烏浩反  
下奴浩反

之歌其曲曰草

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

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

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

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

啄

丁角反

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

期焉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為荻

徒歷反

蘆

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小

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鬪歎鬪歎末

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

艦胡黠反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

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直耕反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生時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

公問在何所洛門東生誅其侍中太師魚遵及其子  
孫後苻堅殺生而代之堅封東海時為龍驤將軍第  
在洛門東 苻堅初童謡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  
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  
是其應也又謡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  
為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謡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  
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  
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

為慕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憊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祇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

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  
帝憂崩 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  
尾狗子始着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  
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  
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  
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為五言詩曰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  
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為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

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為羈勒 梁末童謡

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

黃塵汙人衣阜英相料理及僧辨滅羣臣以謡言奏聞

曰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

而不解阜英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謂江東謂殺羊

角為阜英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云

陳初有童謡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



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敗擒本名擒虎  
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徃反時節皆相  
應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桃葉復桃葉度江  
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  
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  
軍之應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  
際畔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  
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

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後主在東宮  
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  
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  
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眾盛草  
言荒穢隋承大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館於  
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東魏孝靜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挫折水裏燃燈  
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挫折之應七

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北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  
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  
婦子魏孝靜帝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  
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  
后為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與  
婦母新婦子者斥后也 文宣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  
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

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 又童謡曰

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獍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殺獍為水邊洋指文宣名也 後主武平元年童

謡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為士開所譖死 二年

童謡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

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謡曰七月刈禾  
傷早九月喫饀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却趙老  
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  
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謡曰黃花勢欲落清罇但滿  
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  
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謡曰金作掃  
帚玉作杷淨掃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後周初有童謡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宣帝與宮人  
夜中連臂蹋踑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  
位二年而崩

隋文帝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  
為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湏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  
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  
薨煬帝大業十一年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  
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句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

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歎歔  
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  
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應  
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  
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宮  
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  
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  
坐楊玄感之逆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

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  
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亂也

唐竇建德未敗時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太宗

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

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高宗永徽後民歌武媚娘

曲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 龍朔中

時人飲酒令曰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俗謂杯盤為子



母又名盤為臺又里歌有突厥鹽 高宗自調露中欲

封嵩山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時

童謡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

兵馬傍道打騰騰 調露初京城民謡有側堂堂撓堂

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

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永淳元

年七月東都大雨人多殍殍先是童謡曰新禾不入箱

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日狗吠空垣墻 永淳後民歌

曰楊柳漫頭駝 武后垂拱後東都有契苾兒歌皆淫

艷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黃麋黃

麋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其後王孝傑敗於黃麋谷 中

宗神龍以後民謡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鑣柯不

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

胡也金駱駝者虜獲而重載也 安樂公主於洛州造

安樂寺童謡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 景龍中民

謡曰黃牓犢子挽紉斷兩足踏地鞮靽斷城南黃牓犢

子韋又有阿緯娘歌時又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

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玄宗在潞州有童謠曰

羊頭山北作朝堂 天寶中有術士李遐周於玄都觀

院廡間為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

環上繫羅衣而人皆不悟近詩妖也 又祿山未反時

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

時幽州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

清水河邊見契丹 德宗時或為詩曰此水連涇水雙

眸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號太平年近詩妖也 朱泚

未敗前兩月有童謡曰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為胆

憲宗元和初童謡曰打麥打麥三三三乃轉身曰舞

了也 宣宗大中末京師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

之曰拔暈 懿宗咸通七年童謡曰草青青被嚴霜鵲

始復看顛狂 十四年成都童謡曰咸通癸巳出無所

之蛇去馬來道路稍開頭無片瓦地有殘灰是歲歲陰

在巳明年在午巳蛇也午馬也 僖宗時童謡曰金色

蝦蟆爭弩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六年童謡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下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 中和初童謡曰黃巢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

宋仁宗皇祐中廣源蠻酋儂智高反陷邕州時謡言曰農家種糴家收後宣徽使狄青討平之 高宗紹興中甞澧劇盜夏誠劉衡二寨據險不可破二盜有口占末云除是飛過洞庭湖後卒為岳飛所破 二年李綱帥

長沙道過建寧有僧宗本題於邑治之壁曰東燒西燒  
日月七七後數日江西盜李敦仁入竟焚其邑乃七月  
七日也 二十五年春秦熺謁告建康遊茅山題詩版  
揭於華陽觀梁間是晚視之其側隱隱有白字可識末  
云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是冬檜死 孝  
宗淳熙中河決入汴梁宋間為之語曰黃河災天水來  
天水國姓也遺黎以為恢復之兆時淮西競歌汪秀才  
曲曰騎驢渡江過江不得又為獬舞以和之後舒城狂

生汪格謀不軌州兵入其家縛之其子拒殺聚惡少數  
千為亂聲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誅 七年正月行都餘  
杭門外牆壁有詩其言頗涉恠後廉得主名杖遣之主  
管城北廂劉君暨以失察異言坐削秩其詩不錄 十  
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  
傳四方莫詳其指過紹熙二三年其事始應於兩宮  
淳熙末上以恢復之占訪莎衣道人何者何授以歌詞  
末云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後金酋葛王死

其孫璟立不以序諸酋爭立內亂志士以撫機為惜

光宗紹熙三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  
盛行於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偽學之禍乃作 寧  
宗慶元四年三月甲辰有郵笥置詩謠達御前者上諭  
宰臣究其事詩亦不錄 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彈子  
白塔湖曲是冬有盜金十一者號鐵彈子聚眾剽掠不  
可制賊黨稍平謬傳其鬪死白塔湖中帥臣以聞後復  
出獲之諸暨縣始就僇 開禧二年鄂州民謠塞上將



軍少城南從事多宣威不可問恢復竟如何時權臣開  
邊鄂為宣撫使置司多辟親故幕賓聚城南為酣縱云  
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皆曰東君去後花無  
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三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物異考十六

訛言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

虎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

師古曰虎上地名也音斯

走入橫城門入

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

中而覺得

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

民以水相驚者陰氣

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

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檠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

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

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

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

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

死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

師古曰鄭

縣之衣絳衣小冠帶劔之北司馬門師古曰入

又入殿之東門也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解帷組結佩

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繫帷又垂以為飾也佩帶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

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

掌誰呵者也服虔曰衛士之師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

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應氏乃以謹謹

為義云大謹呵不當厥理後之學者輒改此書誰字為

謹違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

此卒者長所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不自知入宮狀下

領士卒也而變易其常也

獄死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

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  
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  
就國天下寃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復大司  
馬因是而篡國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

橐一枚

如淳曰橐麻幹也師古曰橐禾稗也音工老反橐音鄒又則久反

傳相付與曰

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

師古曰徒踐謂徒跣

也或夜折闕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

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

陌設張博具

師古曰博戲之具

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

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

師古

曰樞門扇所由開閉者也音昌于反

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傳太后驕與政

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

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

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逆民之心也西王母婦

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

師古曰闌門擬

也音魚

與疆外

師古曰與讀曰豫

臨事盤樂亢陽之意白髮衰

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  
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傳並侍帷  
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  
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

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

也周后嬖寵而處職位詩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

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誅  
滅丁傳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比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按訛言惟唐史志置之詩妖之後諸史皆無之惟



錯見於言不從及人病條下今撮取其語言之妖  
異類世俗所謂語讖者立訛言一門云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碧女子名也

曰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  
之 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今月癸酉不知何

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

也

下妻猶小妻

劉氏當復趣空宮

趣音促

收繫男子即常安

姓武字仲大逆無道請論如法

天鳳元年民訛言

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

之

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惡此妖

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夫死從子今專主王事此不從而僭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出道路斷絕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

外屬因其疲餒幸而勝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

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上殿為天子中黃門  
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  
姓名蔡邕以為類成帝時男子王褒入宮事以往況今  
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  
黃天作亂竟破壞應劭曰尚書春秋左傳伯益佐禹治  
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帝舜賜姓董氏董氏  
之祖與梁同焉其後董卓自外入廢帝殺后梁本安定

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袁山松曰張角一時狡亂不足  
致此大異斯乃曹氏滅漢之證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  
於中夏非溥天之稱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  
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

魏齊王嘉平中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  
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言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謀共立

之事泄俱死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  
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  
耳其後冏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  
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冏  
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泰安元年  
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  
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逕

入而門殿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  
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帝永昌元年大  
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  
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  
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  
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  
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  
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

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  
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  
由中出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  
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  
燒鐵以療疾者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  
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  
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  
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

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大膽可救之效也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倡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孝武帝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

音喧

言曰二月了故義謀

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  
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苻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  
請誅鮮卑堅不從也

宋明帝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  
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

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  
立咸言為驗術數者推齊高祖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  
之言其在此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鐘山下號曰東田太子  
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  
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  
入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  
於是移點於外易名太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

所懸三才之所繫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文惠太子與才

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東昏以暴虐殞南康王寶融即位禪於梁以弑殞諡和帝其言乃驗焉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大通五年十二月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武陵王紀僭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為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陳後主時諸省官人多稱省主北齊未亦有此稱識者以為主將見省之兆未幾國亡

北齊文宣帝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為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

許曰天也後卒為常山王所廢殺 武成河清三年晉  
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 後主武平七  
年為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恒改元  
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為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為宇文弒曰  
其年六月帝崩

隋文帝開皇初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  
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為軍所走乎後琮朝京師被

拘留不反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

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言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嬴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為嬴殃帝不憚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終失天下為楊氏之殃 煬帝改元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為大若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張殺人以祭  
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閤中取人心肝而  
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劒自防無兵器者  
剡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  
宣旨慰諭月餘乃止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  
盡者謂之族鹽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十月改作東都  
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明堂下以為厭勝村野兒童藏  
於山谷都城騷然或言兵至玄宗惡之遣使慰諭久之

乃止 天寶三載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

有聲京師訛言官遣張張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頗恐

懼畿內尤甚遣使安諭之與貞觀十七年占同 天寶

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於江湖僧寺而樂

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

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為

巧時又尚之破者蓋破碎云 德宗建中三年秋江淮

訛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朱泚既僭號名其舊



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實之占者以為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 文宗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生取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往往陰相告曰某處失幾兒矣方士言金丹可致神仙蓋誕妄不經之語或信而服之則發熱多死如其所戒云小兒無辜者取其心肝將有殺戮象 劉從諫未死時潞州有狂人折腰於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斬之 懿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狹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

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焰民益懼黃巢

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

打黑賊僖宗時里巷鬪者激怒言任見右廂天子

晉高祖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為語助如言

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

兼之者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為

北虜所繫而謠言益盛洎太祖受禪始悟焉天福末

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景據江

表名子曰冀欲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

出帝開運末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常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後周太祖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為此偈大書於版白巾羃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羃之是時名臣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鑄其

偈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  
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  
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  
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  
位即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  
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也潘美營其北  
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歲淮海王錢俶  
舉國入覲即東隣也家道闕者意無錢也隨虎戊寅年

也 世宗顯德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敝衣冠闌入中書升政事堂據床而坐堂吏叱之曰何人遣爾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白其事於宰臣宰臣密令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崩明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

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鐫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

隆音相近

宋太祖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  
子聲調清逸徧於里巷自建隆至開寶凡平荆湖川廣  
江南五國而中原混一矣時西川孟昶賦斂無度射利  
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緡錢唯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扎揭  
於門曰今召主收贖又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  
正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  
自命筆題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十

一日降王師即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

聖節名也召與趙贖與蜀同音 開寶初廣南劉鋹令

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

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

為國家以火德王房為宋分羊未神也雨者王師如時

雨之義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太宗太平興國中京

師童兒以木雕合子中有竅藏掖下蹙之有聲號為掖

底間後盧多遜有罪投荒人以為讖其在肘掖而干國

典也 雍熙中京師人破竹為細縷以五色紙為胡蝶

綴其杪兩兩相對手撚之遞相飛觸謂之鬪胡蝶其後

河朔頻歲用兵 真宗天禧二年五月西京民訛言有

物如烏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攫人民多恐駭

每夕重閉深處至持兵器驅逐者六月乙巳傳及京師

云能食人里巷聚族環坐叫噪達曙軍營中尤甚而實

無狀意其妖人所為有詔嚴捕得數輩訊之皆非 仁

宗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於歸仁鋪初謠



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所破 徽宗政和

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  
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又  
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  
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  
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  
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  
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於觀

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鑿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為罷一夕之權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七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出悖詈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之所為者乃於獄中盡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

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

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名上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揚三月有明受之變

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閬州有狂僧緣經哭於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閬距行都萬里逾月而遺詔至十二月越州連有火後民訛言相驚十六日當再有火樞密院以軍法禁之乃定

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

第升堂踐王座曰我太上皇孫來報訃音鞫訊終不語  
是冬高宗晏駕明年八月王薨 光宗紹熙元年三月  
行都市人夜以殺相驚奔迸者久乃定與漢志永初民  
相驚同占 二年十二月庚寅昧爽成都府有人縗服  
入帳門大呼聞帥京鏜姓名後八年鏜薨相位蓋慶元  
六年前五日光宗晏駕後四日皇子沖溫邠王薨時慈  
懿皇后梓宮在殯 寧宗慶元六年十月瓊州訛言妖  
星流墮民舍郭七家聲如雷通守曾丰瓊山縣令移文

往復民獠驚喧後皆坐紉 嘉泰二年六月故循王張  
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有絳衣婦人為火殃下  
墜都民皆徙避晝夜不遑寧處此訛言也禁之後亦不  
火

服妖

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出師公衣

之偏衣

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

佩之金玦

半環曰玦以金為之

狐突歎曰

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

表中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秋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壹其色

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者君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卒盡

也閱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衣以危服遠其躬也危雜色謂偏衣也佩以金

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

胡可恃也涼薄也危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梁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御軍常服

則韋弁弗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危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復反意

也有心言有害太子之心也復扶目反

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鵲冠

鵲今翠鳥

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

以為近服妖也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反注冠

應劭

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反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

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

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

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

聞天子不豫

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豫

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

游居娛戲驕慢不敬

師古曰駙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嬉

冠者尊

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

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

師古曰墜也音直類反

其後帝崩無子漢

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

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

狗冠方山冠而無尾

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殺為之樂無人所服

此服妖亦

犬豕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

冠狗也

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

去之



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

罪死不得置後又犬豕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

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

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師古曰辟音壁適請

嫡妾子拜

如淳曰無適子故也

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

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

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

幘

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

帶持弓劔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

蘇林曰茵

車上尊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

或皆騎

出入市里郊塹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衛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後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

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

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

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翕然諸夏皆倣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延熹中梁

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官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  
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  
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  
乃拜故司徒韓演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  
按本傳演誅左官貶具瑗雖尅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為正清延熹中京都長者

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綵為系此服妖也到  
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

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  
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  
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  
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  
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  
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  
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  
瑩篋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

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靈帝於  
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  
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從互相侵奪  
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  
地者莫如馬詩曰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  
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  
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  
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

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克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

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

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

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羣

小又於西園賣官天戒若曰在位多非其人如狗而冠

也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

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榼酒酣之後續以挽

歌魁檉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魚屍蟲而相食魁檉挽歌斯之效也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

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始擬古皮弁裁黼帛為

白帟

苦洽反

以易舊服傳元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

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代



之後刼殺之妖也

明帝日著繡帽披縹

反 敷 紹

紉半袖

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蓋近服

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

音薛

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

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

永年身没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

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

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

為嘉祥銅鑄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

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麤

音靡

角過於耳蓋其俗自

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

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  
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  
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  
於下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

一宵反

此

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  
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  
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

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官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音貊音槃及為羌煮貊

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亨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

又以氈為紕

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幪頭也南楚江淮之間曰帕頭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

頭字書帕頭巾者也幪且消反

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

胡所破夫氍毹

此為反

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紒頭帶身袴

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按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

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

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胡結反子紿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

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

徒猥切

住則植之夫木東

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也  
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因為金  
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  
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  
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泰  
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音脚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  
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

干寶以為夫厲者人之賤服處於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敝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厲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泰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初魏造白帻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頽俗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頽帻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頽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



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醜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

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

音崔諸

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

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

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於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

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  
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帟

七遙反

頭天戒若曰

頭者元首帟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  
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立乃篡位焉 舊

為履者齒皆達編

扶然反

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

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  
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  
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

皮義反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

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

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力驗反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

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額四角金龍銜五

色羽葆音保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輜音而車尋而玄敗

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  
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齊武帝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四遠  
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詵之家其流遂遠天  
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詵亦誅死之效焉 又時  
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篡此又  
奪朱之效也 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褭而折之號

曰倚勸先是人問語好云擾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

為忽遽倚勸擾攘之言驗 東昏時百姓皆著下屋白

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  
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  
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  
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  
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  
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竊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  
度三橋褭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敕

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胷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北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

年衣錦綺傳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髻幘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繼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



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喝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後周靜帝大象元年服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

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  
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  
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  
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  
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隋文帝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  
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梨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  
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廢而遇害世積坐伏誅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羃羅全身障蔽永徽後  
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羃羅始絕皆  
婦人預事之象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氍帽  
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 高宗嘗內宴太  
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  
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  
妖也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  
鸞鳳之形仍為象牀犀簾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

毛織二裙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鞵面韋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其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背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皆服妖也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韋后妹嘗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

郊祀韋后為亞獻以婦人為齋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

服妖也 中宗賜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樣其制高而踣

即帝在藩邸時冠也故時人號英王踣踣顛仆也 玄

宗開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衣道士

服視事亦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

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髻為首

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

黃裙逐水流 憲宗元和末婦人為圓鬟椎髻不設髻

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圓鬟者上不  
自樹也悲啼者憂恤象也 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

履纖如綾縠前代所無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  
而被以文飾蓋陰邪闢葺泰侈之象 僖宗乾符五年

雒陽人為帽皆冠軍士所冠者又內臣有刻木象頭以  
裹幘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書頭  
此斫將軍頭此斫軍容頭近服妖也 僖宗時內人束  
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囚髻唐末京都

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昭宗時十六宅諸王以華侈相尚巾幘各自為制度都人效之則曰為我作某王頭識者以為不祥

蜀王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挽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

免冠其髻髻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

宋太祖建隆初時當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江南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云鞵友履也其李氏將覆於此地而為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有同音趙與秦同祖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為衣號天水碧未幾為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者天水國姓之望也太宗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



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鏤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  
或曰黑水行魚水族皆陰類也面為六陽之首陰侵於  
陽將有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真宗  
景德四年春京城小兒裂裳為小旗繫竿首相對揮颭  
兵鬪之象也是歲宜州卒陳進為亂出師討平之高  
宗紹興二十一年行都豪貴競為小青蓋飾赤油火珠  
於蓋之尊出都門外傳呼於道國朝以火德興赤火祥  
也又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焉臣庶以加於小蓋近

服妖亦僭咎也 又都市為戲加篋巾披卧辣執籐鞭

羣吹鷓鴣笛撥葫蘆琴效胡樂胡舞長跪獻酒時狄患

僅定上念境土未復將用夏變夷命有司禁止之與漢

靈帝時胡舞唐天寶胡服同占皆服妖也 二十三年

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月

庚子言者以暴殄傷仁 紹興初去宣和未遠婦人服

遂申嚴景祐捕鹿之禁

飾尚集翠羽為之與唐志百鳥毛織裙同占二十七年

交趾貢翠羽數百上命焚之通衢

至是始立法亦禁之

光宗紹

熙元年里巷婦人初以琉璃釵為首飾唐志琉璃釵釧有流離之兆亦服妖也後連年有饑流之厄

### 射妖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而崩

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

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

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

以氣射人也

南方

謂之短弧

即射工也亦呼水弩

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公將娶

齊之淫女故蜮生後女淫於二叔

叔牙慶父

兩子見弑夫人

亦誅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

忠臣進善君不試

試用也

厥妖國生蜮

哀公時有隼集

陳廷而死楛矢貫之

楛木名堪為箭筈

石砮

砮鏃也

長尺有咫陳

閔公使人問仲尼對曰隼之來也遠矣昔武王克商通

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

肅慎東北夷

石砮長

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母亡服

服事也

故分陳

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為隼近黑祥貪  
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  
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其後陳  
卒為楚所滅

後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  
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  
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  
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立武門東闕  
吏士呼問首服詔龍  
以重論陽不連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

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瘡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自知當死

晉恭帝為瑯琊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

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云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  
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  
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  
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  
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  
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  
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

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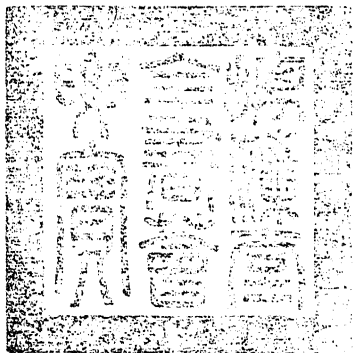
北齊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帝時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閭豎酣歌為樂或衣縵縷衣行乞為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宋理宗淳熙十四年正月闈宦競以小弓矢射於殿廡  
為戲弓長尺餘箭纔數寸近射妖也 寧宗慶元五年  
諸軍器械所造筒子弩柳木牌以為戲木弩加以竹簫  
蔽以方布剔以角篋時朝廷遣使閱習器械射妖之戒  
若曰除戎器皆兒戲也後開禧卒有兵弗戢之禍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徐大豐